



危樓風月

好一座危樓，好一個香港！疫情加碼，劇場也加碼，

《天下第一樓》的演出地文化中心大劇場，開了2樓，又開3樓，依舊滿足不了要看戲的人，每晚人頭湧湧，掌聲陣陣。

一部原汁原味的「京片子」京味話劇，改為粵語，很多人驚訝好奇耽心，會不會走味兒，會不會難以達意，會不會失去原意？演出前，幾家採訪的記者、專欄作家都有此疑問，我心裏一直很踏實，回答很明確「不會」。等他們看到演出，特別發來信息：「終於明白，有些東西是可以跨越語言、文化和時代。」演出效果證實，真正的藝術不受地域、文化限制，放之四海。

還有很多人問，這次粵語版演出，劇本有沒有改動？除個別字句改為粵語，為了地域風俗化，講法有一點改變，但原意不變，保持了此劇自1988年首演至今，34年、600多場，劇本一字不改的原則。

記者還問，這部戲，你想讓觀眾看什麼？一部戲，每個人的感受都不同。這部戲，可以看吃喝玩樂、三教九流、市井風情，明爐燒烤，還有烤鴨的吃法做法，大廚的煎炒烹炸，珍饈美味，五味佳餚；業界間的競爭爭奪，百

年老店的經營運作，社會各階層、類型的人物關係；人的起伏上落，奮鬥不息，拚搏不已，對人生的感嘆，對命運的不甘不平……我不會想讓觀眾看到什麼，倒是期待他們能看到什麼。

此劇在香港用粵語演出，確有與內地不同之處：看戲的人會比內地觀眾多一番感受。香港是世界金融中心，香港人眉精眼企，精明能幹，不論是大商家還是小市民，都有商業頭腦，很多人發過老闆夢，做過「老闆」，結果是有盈有虧，有賺有蝕。就算不是從商，也有為什麼踏上坦途，為什麼功敗垂成，怎樣才能東山再起，怎樣對待解甲歸田的詰問。劇中主人公盧孟實心懷壯志、一世奮鬥，拚搏不已、面對各色人等，上要應付皇上總理、衙門貴胄，下要對待老闆夥計、外來騷擾，經歷斗轉星移，風雲變幻，結果會是什麼？劇中所有人，就是一個剛入行的小徒弟，都有他的風雲世界，他們得到什麼，失去什麼，能不能給人以警示警醒，不同的觀眾會有不同的思考。

此劇題材是寫「食」，所謂「民以食為天」歲歲年年，吃，一貫是中國老百姓關注的根本，而此句的上一句，是「國以民為本」，這兩句幾乎人人皆知的道理，我全寫在戲中，會看的看門道，不會看的也可以看熱鬧，一席盛宴，且看各位的口味品味如何。



孩子的教育

最近我有機會參加維多利亞教育機構的新翼大樓開幕典禮，觀看由小學和中學部共同演繹的《花木蘭》舞台劇。孩子們用兩文三語（中文、英文、粵語、英語、普通話）演出，有歌劇、舞蹈、中樂、西樂、鼓、太極、芭蕾舞、中國舞、武術等，演繹得淋漓盡致，令人拍爛手掌。

我問總校長孔美琪博士，為什麼想到《花木蘭》作為這齣舞台劇的名字？她說：「我們想讓孩子們接觸多些中國元素，如果只是在上課時講，孩子們未必會記得，通過各種不同的活動讓他們接觸中國文化，更容易讓孩子們接受。」

這個舞台劇的編劇老師，讓這麼多元素在一個小時裏面非常緊湊地演出，可見他的功力和孩子們的熟練程度。

維多利亞教育機構是一所很出名的國際學校，特別是他們的幼稚園家喻戶曉。這是我第一次來到維多利亞教育機構的小學和中學部以及參觀新的校舍，在寸金尺土的香港能夠有如此大的校園和活動空間給孩子們確實難得，寬敞的課室、學生和老師的休憩場所、圖書館、咖啡室、運動場一應俱全。我相信在這樣的環境學習和工作機會都會身心歡暢。

我很相信小朋友的學習跟環境

有莫大的關係。如果你家裏有人講英文、普通話、潮州話、上海話，聽多了，孩子們自然就會聽，甚至於會講，這也是為什麼在歐洲不同的環境，孩子們懂得講多國語言。國民教育也是一樣從小學習自然有國家民族的觀念。我家兩歲半的小不點已經會唱國歌了。她說因為學校有教。公民教育由小時候開始，例如一個人的價值觀、待人的禮貌、環保意識、尊師重道與朋友的相處等等，身邊每一位家長、朋友、老師與同學都是他們的榜樣，小孩子就像一塊乾棉花，見到什麼就吸收什麼。

最記得兒子小時候大概兩歲多左右我抱在手上，見到我同另外一個朋友相遇打招呼，他問我這是誰呀？我告訴他這是某某醫生，他說為什麼他不認識呢？想想他怎麼可能會認識所有的醫生呢？這句說話正正是我平時同我先生所講的。自此以後我在他面前講話都特別小心。事事要以身作則。孩子就是我們的鏡子。


◆ 滬江維多利亞中小學學生匯演《花木蘭》舞台劇。作者供圖



做人做事的堅守

做我的行業的人，經常有個問題，我覺得其實和大家早年的成長經歷有關。

這行的人很容易有種奉承的感覺，覺得顧客至上，很恭敬，很被動，很容易會需要別人告訴他們如何如何，處於一個任人魚肉的感覺。我覺得最好的比較和比喻，就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我認為需要有很好的尺度拿捏。你需要坦蕩蕩，表明心跡，讓人知道你的來意。但另一方面，你不能太進取，嚇跑別人。一旦你表現出社交障礙的感覺，就只會讓別人拒絕你，因為覺得你令他們不舒服。

我覺得做人必須保持玩味，要讓對方覺得你過癮。明明你很想得到對方的贊同，但你不能展露出那種渴望。另外一方面，你要對拒絕感到不以為然。只要你對拒絕展露出太大的感情變化，你就會同樣被對方唾棄。

社交比較弱的男生，對待人的時候會很被動，被別人牽着鼻子走。這種關係，不是大家想要的，但可能只能無奈接受。在我的看法，我覺得最好的建議，有點像女士們應該如何建立自己的形象——要吊高來賣！

能參透這個道理的，會在情場上、商場上，無往不利。



鄧達智

雁行折翼

上周四飛馬來西亞檳城，因新冠肺炎而停飛超過兩年的首航，下機見儀仗隊載歌載舞並相關政經官員、航空公司代表等列隊熱烈歡迎；上次往返檳城與香港屬港龍航空公司，3年多下來，社會事件並疫情摧毀，「港龍」從此成為歷史符號，這條航線由母公司國泰接手；國泰相等香港，走入機艙親切感依然。

過去每年起碼一次甚至兩次下「南洋」，有時包括吉隆坡及一旁彭亨州，為吃高山老樹貓山榴槤；目標始終以檳城為主，除了當地原產黑刺、老薑、青皮等名種榴槤；始自1989年首次來過，對檳城的愛意從未消減，她提醒了我印象已模糊的舊時香港，建築與城市規劃方面更古色古香。年前跟馬來西亞另一古城馬六甲雙雙成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之世界文化遺產稱號，對舊城區George Town (佐治鎮) 的保育更具立體意義。

上周四到埠滿心歡喜，與老友們聚餐聊天，說到疫下餘生，話題地老天荒沒完沒了。

次天星期五，數人再約，這次人坐下了，酒肉上桌，那心未曾懶惰形於外，同枱吃飯，人人得見，免打消大家聚興，飯後轉去由百年大宅改造的咖啡甜品店（檳城充斥，且質素奇高），燈光幽暗下來，他們都忍不住問：You Alright？

人沒事，可那心……難忍傷痛；準備出門應約之前，卻收到家中姐妹發來信息：「桂嫻於下午5時30分安詳離世！」父親十六子女，在下排行第六，桂嫓第七，歲數比我小不過一年。

人沒事，可那心……難忍傷痛；準備出門應約之前，卻收到家中姐妹發來信息：「桂嫓於下午5時30分安詳離世！」父親十六子女，在下排行第六，桂嫓第七，歲數比我小不過一年。

我雖然只去守過一夜，但卻給我留下了難忘的印象。

記得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我12歲那年秋天的一個黃昏，伯公在老屋坪裏邊紮松明火把，邊把我招呼到他身邊神秘兮兮地告訴我：「晚上帶你去守野豬。」我高興得跳起來，因為這種充滿歷險獵奇的事我還從未經歷過呢。

彤紅的火球墜入西山後，群山在暮色的籠罩下就像一幅濃墨寫意的水墨畫。我和伯公匆匆吃完晚飯，就背上柴刀、海螺、鳥銃，點上火把向夜色沉沉的大山走去，出了村莊，除了手中的火把有限的照明度外，遠處一片漆黑，彷彿埋伏着許多豺狼虎豹，隨時都會猛撲過來襲擊人似的，夜裏的大山充滿神秘、陰森、可怖。蜿蜒的羊腸小徑彎弯曲曲坎坎坷坷向黑乎乎的山溝腹地延伸，離開村莊越遠，離毒蛇猛獸就越近，除了我和伯公的腳步聲外，夜，很靜，很靜。我心裏雖然有些發毛，但仗着有身上的柴刀和伯公拎着的鳥銃壯膽，腳步還是邁得很快。

我們走啊，走，大約走了七八里路，終於走到一大壟水田邊。我們繞着水田巡迴走一大圈，伯公一邊吹海螺，一邊檢查田邊的稻草人和鴨母碓（一種竹製品，灌滿水後，會自動迴圈時發出有節奏的響聲），並在田邊地角牽拉一些草繩或是安插一些彎弓似的竹片，布好這些迷魂陣後，伯公就帶我走進田頭一個孤零零的山寮裏。伯公說：「今晚我們就住在這裏吧。」伯公點燃了山寮裏的

馬燈，從衫袋裏掏出一小包黃澄澄的雄黃，撒在床邊和門檻外。並囑我夜間如聽到有人呼喚，不要隨便答應。

我雖然只去守過一夜，但卻給我留下了難忘的印象。

記得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我12歲那年秋天的一個黃昏，伯公在老屋坪裏邊紮松明火把，邊把我招呼到他身邊神秘兮兮地告訴我：「晚上帶你去守野豬。」我高興得跳起來，因為這種充滿歷險獵奇的事我還從未經歷過呢。

彤紅的火球墜入西山後，群山在暮色的籠罩下就像一幅濃墨寫意的水墨畫。我和伯公匆匆吃完晚飯，就背上柴刀、海螺、鳥銃，點上火把向夜色沉沉的大山走去，出了村莊，除了手中的火把有限的照明度外，遠處一片漆黑，彷彿埋伏着許多豺狼虎豹，隨時都會猛撲過來襲擊人似的，夜裏的大山充滿神秘、陰森、可怖。蜿蜒的羊腸小徑彎弯曲曲坎坎坷坷向黑乎乎的山溝腹地延伸，離開村莊越遠，離毒蛇猛獸就越近，除了我和伯公的腳步聲外，夜，很靜，很靜。我心裏雖然有些發毛，但仗着有身上的柴刀和伯公拎着的鳥銃壯膽，腳步還是邁得很快。

我們走啊，走，大約走了七八里路，終於走到一大壟水田邊。我們繞着水田巡迴走一大圈，伯公一邊吹海螺，一邊檢查田邊的稻草人和鴨母碓（一種竹製品，灌滿水後，會自動迴圈時發出有節奏的響聲），並在田邊地角牽拉一些草繩或是安插一些彎弓似的竹片，布好這些迷魂陣後，伯公就帶我走進田頭一個孤零零的山寮裏。伯公說：「今晚我們就住在這裏吧。」伯公點燃了山寮裏的

馬燈，從衫袋裏掏出一小包黃澄澄的雄黃，撒在床邊和門檻外。並囑我夜間如聽到有人呼喚，不要隨便答應。

我雖然只去守過一夜，但卻給我留下了難忘的印象。

能參透這個道理的，會在情場上、商場上，無往不利。



鄧達智

雁行折翼

上周四飛馬來西亞檳城，因新冠肺炎而停飛超過兩年的首航，下機見儀仗隊載歌載舞並相關政經官員、航空公司代表等列隊熱烈歡迎；上次往返檳城與香港屬港龍航空公司，3年多下來，社會事件並疫情摧毀，「港龍」從此成為歷史符號，這條航線由母公司國泰接手；國泰相等香港，走入機艙親切感依然。

過去每年起碼一次甚至兩次下「南洋」，有時包括吉隆坡及一旁彭亨州，為吃高山老樹貓山榴槤；目標始終以檳城為主，除了當地原產黑刺、老薑、青皮等名種榴槤；始自1989年首次來過，對檳城的愛意從未消減，她提醒了我印象已模糊的舊時香港，建築與城市規劃方面更古色古香。年前跟馬來西亞另一古城馬六甲雙雙成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之世界文化遺產稱號，對舊城區George Town (佐治鎮) 的保育更具立體意義。

過去每年起碼一次甚至兩次下「南洋」，有時包括吉隆坡及一旁彭亨州，為吃高山老樹貓山榴槤；目標始終以檳城為主，除了當地原產黑刺、老薑、青皮等名種榴槤；始自1989年首次來過，對檳城的愛